



Анато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三号地带

主编 甘雨泽

〔俄〕阿纳托利·阿法纳西耶夫 著 甘雨泽 牛晓牧 译

ЗОНА НОМЕР ТРИ



北方文艺出版社



Анато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三号地带

主编 甘雨泽

〔俄〕阿纳托利·阿法纳西耶夫 著 甘雨泽 牛晓牧 译

ОНА НОМЕР ТРИ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1—003

©МАРТИН 1999

©1999 Анато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

©2001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本丛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号地带 / (俄) 阿法纳西耶夫著; 甘雨泽 牛晓牧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9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甘雨泽主编)

ISBN 7-5317-1422-1

I. 三… II. ①阿…②甘…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741 号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主编: 甘雨泽

三 号 地 带

Sanhao Didai

作 者 / [俄] 阿纳托利·阿法纳西耶夫

译 者 / 甘雨泽 牛晓牧

责任编辑 / 梁春芳

封面设计 / 张 骏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3.5

插 页 / 2

字 数 / 270 千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 48.60 元 (上下)

书 号 / ISBN 7-5317-1422-1/I·1289

扑朔迷离的“三号地带”
神秘失踪的莫斯科居民
英勇无畏的顽强斗士
与恶魔浴血奋战

目 录

乱世出“新贵”	甘雨泽
一个“特殊王国”的毁灭	甘雨泽
第一部 地狱的特征	
第一章 神秘失踪	(1)
第二章 将军召见	(19)
第三章 “特殊王国”	(37)
第四章 深夜造访	(47)
第五章 乡村怪人	(57)
第六章 秘密接头	(65)
第七章 外国客人	(77)
第八章 智入虎穴	(85)
第九章 超人儿子	(102)
第十章 奇谈怪论	(112)
第二部 爱情的种子	
第一章 女巫上阵	(116)
第二章 忍受屈辱	(133)
第三章 红场奇遇	(139)
第四章 爱情传奇	(157)
第五章 篝火晚会	(171)

第 六 章	超人被捕·····	(177)
第三部 忘本的叛徒		
第 一 章	危难真情·····	(202)
第 二 章	暗中联络·····	(213)
第 三 章	记者之死·····	(229)
第 四 章	死里逃生·····	(247)
第 五 章	卧薪尝胆·····	(265)
第 六 章	密谋策划·····	(285)
第 七 章	决战前夕·····	(320)
第 八 章	生死搏斗·····	(340)
第 九 章	灰飞烟灭·····	(363)

第六章 超人被捕

萨穆伊洛夫将军在郊外别墅阅览着每日大事通报。失踪人数和犯罪案件总数与日俱增，然而奇怪的是，首都居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地增加，主要是各国难民大量涌入。不少难民是从不久前宣布独立的高加索共和国流入的，从旧俄时就一直闹独立的几个州边界地带进来的也不少。有一个栏目引起了萨穆伊洛夫特别的注意，这个栏目列举的不是犯罪案件，而是某些无法解释清楚的反常现象。尤其使人奇怪的是，栏目中的类似内容经常在通报中出现。在内部分裂、动荡不安的国家里，安全部在世界范畴早已失去了各种层次的准确、系统的统计手段，只能手忙脚乱地做一些突击性的粗略的统计，好比发动机用上了一个破旧的汽化器。不过安全部还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积攒了这些初看起来似乎没有实际意义的情报。实际上这正是对侦察本身及这支优秀的干部队伍之所以能有不可思议的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在莫斯科一家产院，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女人!)生下了三胞胎；一对夫妇自杀(妻子是一位退休医生，丈夫曾是一位苏联功勋飞行员)；被砍下来的狗脑袋扔在垃圾箱里；不明飞行物在莫斯科马里纳小树林上空飞来飞去；一个外省来的大胡子男人萨韦利不断在各区出现，有目击者证实，他有神秘莫测、未卜先知

的功能；从建设中的十层楼的框架上跳下来的一对情侣；成群结队的老鼠光天化日之下攻击城乡结合部的行人；一个三岁的娃娃驾驶着“梅塞德斯”号，在江岸没倒塌之前悠然地运送一些街区居民；丘科斯、伊柳申和某个第三者谈话的纪录被刊登在一家庸俗的刊物上；三个妓女杀了一个抠门的有钱嫖客，把他剁成碎块；卢布与美元的兑换率下跌到七千比一；城市垃圾场自燃（这是一场悲剧！因为在那里有数以万计的退休人员以捡破烂为生）；在斯图皮诺市，两只还活着的猴子从下水道出口被冲了出来；在一个死者身上发现了一张标有莫斯科全部地下管网的详图；库季姆奇克一个有威信的教民犯罪（奥金佐沃派）；一个有响亮名字的以色列公民什利赫曼申请在莫斯科与谢尔普霍夫区间进行施舍；查坡洛什哥萨克军独立分队的首领布季涅茨在饭店用从克里姆林宫多棱宫盗窃来的一个镶有椭圆框的画付账——所有这一切相互之间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这些类似的现象收集到一起，就显而易见地说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国家机构的瓦解，在莫斯科已接近社会全面崩溃的边缘。

这儿是萨穆伊洛夫不公开的住所，他很早就提醒有关人员保密，直到他明白已经再没有人可提醒了的时候才不提这件事了。

他在焦急地等待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少校。将军不喜欢他，只是由于少校以特有的执著，断然拒绝以任何形式（书面或口头）传播任何重要的情报，他才同意接收他。不过他还是对他言谈过于偏激有想法。其实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将军从没喜欢过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子女。他是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能把强烈的感情完全投放到另一方面，只能与同自己类似的人处好关系。这里所说的另一方面，就是智力、国家职责

以及某种朦胧的道德规范集中的地方。萨穆伊洛夫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对某些同事以及自己认为是朋友的人还是很宽容、很得体的，对他们均以真心相待，充分信任。至于对其余的人，他则离得远远的，如同有洁癖的人远远地躲开桌子上别人用过的脏盘子。但是从外表上看，他给人的印象是喜怒不形于色：无论对下属还是对上级以及对偶然相遇的交谈者，他都是同等相待、十分客气并尽可能地显得大度些，这当然是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的。他觉得没有必要有意无意地或是大脑偶然失控，逾越这种不可见的界限而表现出一些朋友式的亲热，显露出与自己一贯性格不相符的感情上的一时冲动。将军的目光始终是严峻的，言语落地铮铮有声，动作果断、干脆。粗心大意的人和精神稍稍有些涣散的人都在他这里体验过瞬间的眩晕，犹如疾步撞在石墙上。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在同年年轻的古尔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没有给自己定下任何感情和关系上应遵循的尺度。将军和古尔科一起喝酒，并慢慢地开导他。当这个超智慧的人的某些言行不仅与他将军本人的观点有矛盾，而且与正常的自然规律也有严重背离的时候，他也不生气。他很早就做出了决定，如果他这个部门将来还能存在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现在已缩至原莫斯科公国的国家还能存在的话，那么这个部门就将属于奥列格·古尔科和类似他这样的人，也就是在任何细小的事情中都能体现出国家安全思想的人。至于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则是另外一回事。

机关里没有对他不满意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精明强干、纪律性强、有创造性，他像一只生下来就会飞的鸟一样，天生就是干侦察的。他是一个身经百战具有优秀战绩的真正的战士。最早他曾冒死战斗在费尔莫皮尔；随后他参加了十字远征军；后来

奋勇投身到楚德湖畔可怕的厮杀；在莫斯科郊外白雪皑皑的原野上，他带头冲锋陷阵。正是在那些战场上，正是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里，他用生命不断地完美着自己的形象，是死神一次次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获。他的眼睛被爆炸冲击波震伤，只是由于他有猫一般的柔韧才幸免于难。在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正好赶上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各种败类。这是他战斗生涯中惟一的一次停顿，他自己觉得很不幸。

可是不幸却在于，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天生一副点火就着的脾气，来不得半点理性的妥协。他像炮弹一样可以打到任何地方，甚至不看是什么目标就以极快的速度直飞过去。

萨穆伊洛夫对少校很重视，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战士，然而却不信任他。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对自己的上级却奉若神明，并幼稚地以为，只要将军在位，只要能和他直接取得联系，那么俄罗斯分裂所产生的剧痛就不会把整个国家吞没。成功地争取到了萨穆伊洛夫的接见，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想得过于简单了。他来的时候，将军已经看完了文件，正在花园里剪蒜头。他把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带到小亭子，茶桌很早就在这里摆好了。

“你的样子很古怪，少校，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没有，将军同志。”

“那么你就是以为你得到的情报会使我这个老头子感到不安吧？”

“太对了，将军同志，”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他知道自己不是将军的爱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

“好，请坐，请喝茶。谈谈吧。”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所汇报的内容并没使将军感到过分惊

讶。作为俄罗斯黑商巨头之一的多纳特·谢尔盖耶维奇·博利沙科夫，很早就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有关他的情报总会引起特殊的注意。最近一个时期博利沙科夫和他的许多同类都解除了对某些行业的垄断，正在积极地往政界里钻。打算在政界站稳脚跟，拉大旗做虎皮，以求得比眼下所谓的企业活动家更能变本加厉地发挥他们的残忍和贪婪。他不是一个运筹帷幄、狡猾诡诈的政治行家，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他的仕途之路畅通无阻，犹如一匹野马在草原上狂奔。他只是为了登上宝座才倍加小心，不会做出什么犯法的行为，因此法律在他面前也无能为力，他的游戏规则就是钻法律的空子。其他政治家也效仿着他，抛出掠夺来的财产，玩着金蝉脱壳的把戏。甚至假如在不久的将来，萨穆伊洛夫看到博利沙科夫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也一点儿不会感到奇怪。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是偶尔也能看到好斗的好吃懒做的人吗。俄罗斯在下滑的过程中，从外表上看，目前已经摆脱了最危险的阶段。现在任何剧烈的动荡都不是来自政权机关内部，因此动荡本身几乎不会影响俄罗斯最新历史的自然（或反自然）进程。萨穆伊洛夫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你说古尔科被博利沙科夫劫走了，有什么证据？”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提出证据——塔马拉·尤里耶夫娜提供的情况，并拿出了科济里科夫精练详尽的分析材料。看到有科济里科夫签名的评语，将军活跃起来：

“这不就是那位上校？”

“正是他，伊万·萨穆伊洛夫，不会是另一个人。”

“他也认识古尔科？”

“点头之交。这有什么意义吗？”

“很有意义，少校。你和古尔科不也是好朋友吗？”

“他是我的兄弟。”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毫不隐瞒地回答。

“那你打算如何帮助自己的弟兄呢？”

他希望听到他想听的答案。

“强攻，”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说，“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他的领地固然固若金汤，但总还是有办法的。我已经进行了一次事先侦察。突击需要我们五十个小伙子，两架直升机。不需要其他特殊装备。具体部署由科济里科夫制订。”

“也就是说，是一场军事行动了？”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垂下了眼睛，没有正面回答他：

“那里好像是个什么半岛，防卫全部采用超感技术，到底能不能和古尔科联系上，现在还很难说。这是个疑点，伊万·萨穆伊洛夫。”

“疑点不在这里。”将军拿起炊壶，往自己的杯中倒上开水，拿起一小块巧克力糖放进嘴里。

“谢廖加，我多少了解你一点儿。你现在是那家兴旺的多种企业集团‘俄罗斯跨国运输公司’总经理？对吗？”

“一点不错，将军同志。”

“怎么说呢，你不声不响连个电话都不打就来到我的别墅，是为了什么？原来是想说服我接受抢劫一个特别受人敬重又靠近政府圈子的亿万富翁的野蛮方案。这才是疑点所在，你不这样认为吗？”

对这样的指责，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甚至奇怪将军为什么忍了这么久才发作。他们的会面没有一次不是以指责开始的。听完这番话他对自己更有信心了。指责归指责，尽管将军对他不满并且不相信他，然而毕竟没把这件事从精

心秘密挑选的治安行动清单中删除。其实，对于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对于一个职业革命家来说，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直升机也凑合。”他嗫嚅地说。

一个园丁背着“友谊牌”电锯从小亭子旁雄赳赳地走过去，他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留着不整洁的花白胡子，穿一件深蓝色的工作长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可记不清到底是在哪里。园丁的右腿明显地向外撇，这也没能使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回想起来：是在阿富汗？还是在警戒分队司令部？

“当代青年最使我惊讶的就是目光短浅和严重的单维性，”将军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讲给他听，“科济里科夫也还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溜走去吃地方饭。可以这样说，他在最关键时刻临阵脱逃，现在却又吃饱了饭没事找事，弄出了这么一个方案。也许是受了你的影响，他才做这件傻事的吧，少校？从前他头脑里决不会有这样的古怪念头……顺便提一句，你为什么这样相信古尔科一定在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帮助呢？他需要的就是强攻吗？”

“还有一个方案，”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红苹果上的黑斑点，好像苹果里有一条虫子，“不过您也不会同意的，对吧？”

“我当然不会同意。你们这第二方案也是科济里科夫制订的吧？”

“第二方案是我自己制订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不无得意地说。

园丁又经过花坛返了回来，但肩上已经没有了“友谊牌”电锯。

“为了自己的兄弟古尔科你打算弄死多少人哪？”

“我想把那些坏蛋全弄死。”

“这毫无意义。”

“是的，确实毫无意义。您一向都是这么正确，伊万·萨穆伊洛夫。他们是一堆能再生的毒蘑。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平心静气、很有哲理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将军赞许地点着头。

“必须等待。”他引用一位受尊敬的经典作家的话回答。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终于抬起了头。使将军惊讶的是，他看到对方眼睛模糊了，同时还闪着疯狂的光。

“我们还得等多久，伊万·萨穆伊洛夫？我们在这儿等，可他们那里却在行动，空气已经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万一古尔科出了什么事……”

萨穆伊洛夫威严地挥挥手：

“不要得寸进尺，少校！……好了，回自己的‘跨国公司’去吧。有时间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必要时再联系。向科济里科夫致意。很遗憾，他竟然打算用直升机参与你们这次突击。”

末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还是顶了一句：

“正好，他不会在我们公司干了。”

他立刻就听到了将军的斥责：

“恰恰相反，他必须在我们这儿干，谢廖加。如果他有什么成见，我会向他解释。”

*

*

*

萨韦利很早就醒了，好像连五个小时的觉都没睡上。从墙角和管道上散发出阵阵阴冷的潮气，蟑螂发疯似的到处乱爬，老鼠

时不时地吱吱叫几声：这里就是他们一伙三人——流浪汉叶夫兰皮、妓女柳芭和民警沃洛佳的栖身之地。昨晚萨韦利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不在。报纸上有面包、罐头、西红柿和宝贝酒瓶子，一瓶是满的，另一瓶还剩一多半。看起来，他们是在外面喝多了，回来只是又少喝一点酒透透。一抬头，他们三人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萨韦利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一点声音都没听见。就是他仨，就是他刚到首都就给了他当头一棒的那三个老熟人。

“早晨好，萨韦利·瓦西里耶维奇，”民警沃洛佳微笑着对他说，“昨晚我值班，顺便过来看看你走了没有。”

“其实我是应该走的。”萨韦利客气了一句。

柳芭跑过来，递给他一杯酒和夹着罐头鲱鱼的面包片。

“喝点儿吧，空着肚子喝是最有好处的。”

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挺高兴，只是流浪汉叶夫兰皮沉默不语，脸色有点忧郁，不过没多久也就兴奋起来了。萨韦利吃了几口，替他打抱不平：

“你们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就硬把他拉来了。”

“就让他来，就让他来，”柳芭接着他的话茬说起来，“先让他好好地请我们吃一顿。萨韦利·瓦西里耶维奇，不要讨厌这酒，这是真正的椴树蜜酒。”

萨韦利感兴趣地喝了一口，接着问道：

“是要到哪儿去吗？”

“洛班要见你。”

“洛班是谁？”

这得从头说起。萨韦利从库尔斯克火车站来到莫斯科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附近很快就传开了，不久就传到了洛班的耳朵。洛班是地面上黑道白道都吃得开的有名的老大之一，特别要说

明一点的是，他的地盘是莫斯科政权基层机构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声名狼藉的地区。不久前弟兄们跟着他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抢了从阿什哈巴德来的穆萨，炸毁了索科尔尼基的废机车库，胡乱向两三个敲竹杠的批发商开枪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壮举自然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威望，人们对他这个老大充满敬佩和恐惧，有一些地片的弟兄甚至拿他的名字对天发誓。然而最近几个月来他的威信却每况愈下、名声扫地了。传说洛班得了艾滋病，不是他从著名的墨西哥巡回演员多洛列斯那里染上的，就是他喝醉了酒在马里纳小树林把土耳其的一种什么半成品针剂当作海洛因打进了自己的血管。不管怎么说，洛班一下子就从社会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远离原来的一切，在清水池塘边的一幢孤孤单单的红褐色住所过起了离群索居的日子。最近又有传闻，纷纷扬扬地说什么他正在痛苦地忍受着小便失禁和阳痿的折磨。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恶意地出面作证，说绝望的老大其实已经完全发疯了。为了驳斥这些恶毒的中伤，洛班虽然趁波克隆山上的伊斯兰教堂开放之际，频频出现在盛大的交易场合上，然而，就连从前生意上的盟兄盟弟也不愿意接近他。凡是看过电视报导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那个大家所熟悉的，头上蓬着一绺头发、像年轻猩猩一样好斗的体魄健壮英俊的偶像，已经变成了市长身边某个老眼昏花的驼背老头。正如俗话所说，成了一个没有用的废物了。机灵的新闻记者拿着话筒来到他面前，惊讶的观众听到的不是他们早已听惯了的那种充满激情、令人振奋的话语，而是低沉的含糊不清的声音。人们从中只能弄明白一个意思，那就是：赞助是人类永恒的幻想。

“洛班现在很颓废，”流浪汉叶什卡告诉他，“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去一趟，你反正也没事。”

“说得对，”民警沃洛佳赞同地说，“叫他抓过去犯不上，还是主动去好一点。”

“洛巴沙有一次还送给我一个孔雀石纽扣。”柳芭挖空心思地想了半天，“你帮帮他吧，萨韦利·瓦西里耶维奇，他不是个吝啬的人。”

萨韦利盘算了一下，觉得这个洛班也许正好能帮他办成自己来莫斯科要做的事，于是就答应下来。

将近十点钟，他们的一辆黑“伏尔加”停在清水池塘旁，民警沃洛佳半路下车了，他因为昨晚值班很疲惫。柳芭和流浪汉叶什卡留在车上。他们因喝了从小货摊上买的比利时白酒，现在正精神十足。穿着哥萨克直领制服的不爱说笑的司机认真地对他们说明，他最多只能等三四个小时，时间太长就请他们另打车。

楼门口两个剽悍的护卫搜了搜他的身，带着他徒步上了六楼，这栋旧楼没有电梯。上楼时，萨韦利对墙上的装饰物很感兴趣，用手指抠着上面的灰泥。

“别乱动，老爷子！”他身后一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警告他，同时用枪筒捅了捅他的后背。他一看到这个被痛苦折磨着的洛班，马上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洛班围着一条厚厚的毛围巾，无精打采地坐在宽敞的会客厅一个角落里的卧榻式沙发上，两只眼睛像两块就要熄灭的炭火闪烁着。

“你就是那个有名的魔法师？”他尖声尖气地问。

“我是一个刚从农村来的外省人。”萨韦利认真地纠正道，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把豪华的扶椅上。

“你会用魔法看病？”

“我根本就不是大夫。”

“我找过许多女巫，”洛班对他说，并从远远的角落里投过来